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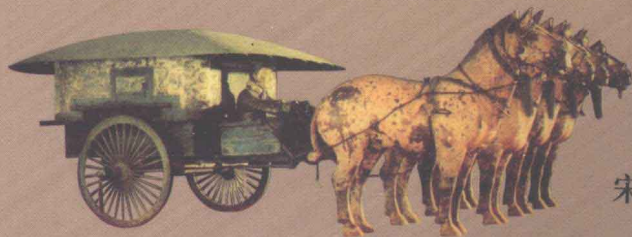
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管理、外交、处世谋略



# 每天学点

# 历史智慧

## 大全集



宋伟 编著

每天读个历史故事，每天学点历史智慧，每天汲取谋略滋养  
“读史使人明智，鉴古方能知今。”历史蕴含着经验和真知，饱含从政、管理、  
用人、经商、为人、处世的学问，让历史智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让千古流传  
的历史智慧启迪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成就卓越人生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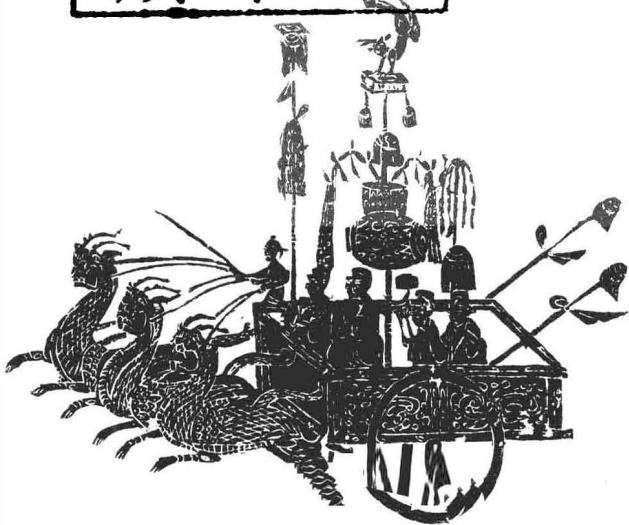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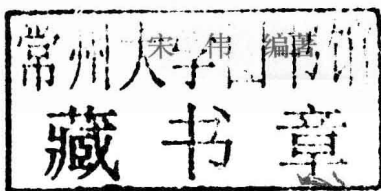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部集中华五千年历史大智慧的智囊宝库

# 每天学点历史智慧

## 大全集

(第四卷)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## 恩威并施的策略

韩非向秦王献上了一封书信，认为韩国是不可攻取的。秦王对这件事拿不准，就把书信交给了李斯。李斯上书秦王说：“我认为韩非的说法是不对的。秦国的东面有韩国，就像人得心腹疾病一样，在平常无事的时候，就已经苦得很，好像居住在潮湿的地方，老病缠身，总是不能出去。一旦快步奔跑，这种老病就发作了。现在，韩国虽然对秦国称臣，但不一定就不是秦国的病灶，如果有急事发生，韩国是不可信赖的。秦国和赵国成为了敌国，派使者去齐国劝说他们与赵国断交，直到现在，还不知道情况怎样。据我看来，齐国和赵国不一定会断绝关系，如果他们不绝交，就要竭尽兵力去对付两个万乘之国，韩国并不是屈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屈服于秦国的强大，现在，秦国如果集中兵力进攻齐国、赵国，那么，韩国就一定会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，如果韩国与楚国合力攻打秦国，诸侯各国再起来响应他们，那么，秦国就一定又要有兵败崤山的祸患了。”

“韩非这次来秦国，恐怕是想以他能够保存韩国而在韩国受到重视。他善辩巧说，花言巧语，文过饰非，欺诈骗计，想在秦国捞到好处，为了韩国的利益来试探陛下。秦国和韩国的关系如果亲密了，那么韩非的地位也就重要了，这对于他谋取官职是很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认真看了韩非的上书，他文饰那些惑乱人心的说法，善于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，显得才华横溢。我怕陛下被韩非的辩说所迷惑，以致于不能详细地考察事情的真相。现在，以我的愚蠢的想法，想建议大王：秦国应出兵而不言明去讨伐哪一个国家，那么，韩国的执政者就一定会把侍奉秦国作为他们的策略。我想去见韩王，让韩王来觐见，大王见了，便把他本人扣留下来，不让



韩非像

韩非（公元前280～公元前233年），战国末韩国人，法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。



他走，要韩国的执政大臣拿韩王来与韩国人做交换，那么，就可以向纵深方向割取韩国的土地了。接着，再命令蒙武派出东郡的部队，让这些部队在国境上窥视而不说明到什么地方去，齐国人就害怕而听从荆苏的计策与赵国绝交，这样一来，秦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境而强劲的韩国就被我们用威势慑服，强大的齐国就被我们用道义制服了。这件事被其他诸侯知道后，赵国人就会十分害怕，楚国人就会犹豫不决，这样，他们就一定会忠于秦国。楚国如果按兵不动，魏国就不值得忧虑了，那么诸侯各国就可以被我们逐步吃掉，对于赵国我们就可以和它较量一下了。希望陛下能够审察一下我的计策，不要疏忽了！”

于是，秦王马上派遣李斯出使韩国，可李斯去求见韩王，未能得到接见，于是李斯就上书给韩王，说：“从前秦、韩两国齐心合力，并不相互侵夺，所以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侵犯我们，像这样已经有好几代了。过去，五国诸侯曾经联合起来一起攻打韩国，秦国就派出军队来援助韩国。韩国地处中原，土地方圆还不到千里，而能够在天下与诸侯各国平起平坐，君臣都得到保全，都是因为韩国世世代代教导后代要侍奉秦国的缘故啊。过去五个诸侯国一起进攻秦国的时候，韩国不仅没有帮助秦国，反而为诸侯率先组成队伍在函谷关进攻秦国的军队。各诸侯国因为军队困倦，力量耗尽，没有办法，才被迫退兵。后来杜仓做了秦国的宰相，调兵遣将来向各诸侯国报仇，先攻打楚国。楚国的令尹对此十分焦虑，说：‘韩国认为秦国是不讲信义的，却又和秦国结为兄弟共同危害天下各国。后来又背叛秦国，率先组成了部队攻打函谷关。韩国才是一个地处中原而反复无常、变化莫测的国家。秦国应该先攻打韩国才对啊！’诸侯各国就一起割取了韩国上党地区的10座城来向秦国谢罪，以此解除了秦国对他们的威胁。由此可见，韩国才背叛了秦国一次，国家就受到威胁，国土便被分割，兵力衰弱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，是因为听信了奸臣的话，不权衡一下事实，所以后来即使杀掉了奸臣，韩国终究不能重新强盛起来。”

“现在，赵国想聚集士兵，突然向秦国发起进攻，派人来向韩国借路。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‘如果嘴唇没有了，牙齿就会感到寒冷。’秦国和韩国是有着共同的忧思的，这种情形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来了。魏国想攻打韩国，秦国派人把魏国的使者送交韩国。现在秦王派遣使者来到韩国，却不能见到陛下，我怕您身边的大臣却要沿袭过去的计策，使韩国再次发生丧失领土的祸患。臣李斯如果不能见到您，请让我回去汇报一下，那么秦、韩两国的邦交就必定要断绝。李斯出使到韩国来，当然是为了您的利益，也愿意向您献上对韩国有利的计谋，难道陛下就用这种方式来接待我？臣李斯希望能够与您见上一面，到您面前陈说一下愚蠢的计谋，然后再来接受碎尸万断的刑罚，希望陛下把我的这个要求放在心上。”



“现在，即使把我杀死在韩国，大王也不能够因此而强大，如果不听我的计策，韩国就必定有大祸临头。秦国如果出兵而不停止前进，那么，韩国就令人担心了。等到臣李斯暴尸在韩国的街头的时候，即使想考虑我这贱臣的愚拙的计谋，也不可能了。等到边境残破，战鼓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时，然后才采用我李斯的计谋，就为时已晚了。而且韩国的兵力，天下诸侯早已看明白了，现在又背叛了强大的秦国。韩国如果抛弃了城邑，再让军队打了败仗，那么国内叛军一定会袭取城邑。城邑陷落，那么民众就会流散了，民众流散，那就没有军队了。韩国如果坚守城邑，秦国就一定会派遣军队来包围大王的大城，使韩国的道路不能通达，韩国就必然感到处境困难，即使出谋划策，其形势也是没办法挽救的。到了那时，大王身边的大臣们的计策根本没用，我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这种情况。如果我李斯说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，也希望大王能够让我在您的面前把话说完，然后把我交给狱吏判罪处死也不迟啊。秦王食不香甜，游览不觉快乐，一心一意地在考虑攻取赵国，派臣子李斯来进言，我希望能亲自见到您，因为我急着要和大王商讨计策啊。现在我这出使的大臣都不能见到您，那么韩国对秦国的忠诚从何而知呢？那秦国恐怕会把进攻赵国的兵力转向韩国了。希望陛下能再次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”

——见《韩非子》

## 语言的艺术

中国人历来讲究语言的艺术，尽管有“巧言令色鲜仁矣”的古训，但还是极大地发展了辩论的艺术。春秋战国时期名家的辩论术十分发达，他们利用语言的不严密性来偷换概念，使得辩论的逻辑陷于混乱，一般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是无法与他们进行辩论的。其实，不只是名家善于辩论，就是一般人如果会说话，也会博得皇帝或上级的青睐。至于说的是否是事实，则无关紧要了。

晋朝时，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毓、钟会兄弟两人，少年时即有美名，人既十分漂亮，才学也非常出众，在当时很有名。

13岁时，魏文帝（曹丕）听说了此事，对他们父亲钟繇说：“带你的两个儿子来见我！”

于是下令召见了他们。

召见时，钟毓十分紧张，脸上出汗，文帝问他：“你的脸上为什么出汗呢？”

钟毓仍然不失机智，随口应道：“天子威严，心中紧张，所以汗如水出。”

而钟会镇定自若，脸上一点汗也没有，即使想出也出不来。文帝见他不出汗，就问钟会：“你为什么没有流汗呢？”

钟会的回答更巧妙，说：“天子威严，心中紧张，汗流不出来。”

晋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，就去卜筮，想问晋朝能传多少世代，结果，卜筮的结果是“一”，武帝很不高兴，觉得很吉利，臣子们也大惊失色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没人讲得出话来。

侍中裴楷有急才，随口说道：“我听说，古人有这么一句话：‘天得到一就清，地得到一就宁，诸侯、帝王得到一，天下就安定。’”

武帝很高兴，臣子们叹为观止。

相传某布政使请按察使喝酒。席间，布政使因自己儿子太多而表示忧虑。按察使只有一个儿子，正为儿子太少而发愁。布政司的一个案吏就在旁边说：“子好不须多。”布政使听了这话，于是说：“我儿子多，你又怎么说呢？”那位案吏回答说：“子好不愁多。”说得二人皆大喜，大加赞赏，

一起举杯痛饮。

楚荆王时，有人献不死之药给荆王，负责接待宾客的人把那个人进献的所谓的不死药拿进朝堂。

宫中的宿卫问道：“这种药可以吃吧？”

回答说：“当然可以吃。”

于是，宿卫二话不说，抢过来就吃下。

荆王很生气，叫人要杀宿卫。

宿卫请人说服荆王说：“臣问负责接待的人，他说，‘可以吃，’臣就将药自己吃了，所以臣是无罪的，有罪的是谒者，他没有说清楚这药是不是可以吃。况且客人献的是不死之药，臣吃了，却被大王杀了，这就是死药了，又怎么能够证明它是不死之药呢？再说，大王杀了宿卫，岂不是表示别人全是欺诈的吗？不如留下他，看看到底是不是不死之药。”

荆王听了这番话，就没有杀他。

在群雄会盟之时，秦国、赵国相互订约，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对于秦国想做的事，赵国要帮助它；对于赵国想做的事，秦国要帮助它。”过了不长时间，秦国发兵攻打魏国，赵国想援助魏国。秦王不高兴，派人责备赵国说：“盟约上说‘秦国想做的事，赵国要帮助秦国，赵国想做的事，秦国要帮助赵国。’现在，秦国想要攻打魏国，赵国却想援救它，这不符合盟约。”赵王把这件事告诉了平原君，平原君把这件事告诉了公孙龙。公孙龙说：“赵国也可以派使者责备秦国，说：‘赵国想要援救魏国，秦国却偏偏不帮助赵国，这不符合盟约。’”

梁武帝询问侍中王份：“我是有呢还是无呢？”王份回答说：“陛下统治万物，这是‘有’；陛下领悟到最高深的道理，这是‘无’。”南朝宋文帝在天泉池钓鱼，垂钓半天没有钓到一条鱼。王景就说：“这实在是因为钓鱼人太清廉了，所以钓不着贪图诱饵的鱼。”元魏高祖（即北魏孝文帝元宏）给儿子取名恂、愉、悦、恻，中书博士崔光给儿子取名劭、勳、勉。孝文帝对崔光说：“我儿子的名字以‘心’为偏旁，你儿子的名字都以‘力’为偏旁。”崔光回答：“这正是所谓‘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’。”

公元前408年，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，取得了中山这个地方之后，就把中山封给自己的儿子。

其实，文侯自己也觉得这件事做得不是十分正确，心里不踏实，于是问群臣说：“我是怎样的国君呢？”

大家都说：“是仁君。”

唯有任座不随声附和，固执地说：“君王取得了中山，应该封给弟弟，而封给自己的儿子，这怎能说得上是仁君呢？”

文侯很生气，任座害怕自己会被杀掉，就逃出去了。



文侯倒没有要杀他的意思，反而心里觉得更虚了，便又问到翟横，翟横答说：“是仁君。”

文侯还是怕他言不由衷，就穷追不舍地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翟横说：“君主仁德则臣下正直。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您是一位仁君。”

文侯听了，非常高兴，就派翟横去请回任座，并亲自下堂迎接，待他为上宾。

王弁州说：“诸位虽然取捷径当了官，然而语言不妨雅致一些。如桓玄篡位，刚刚登上御床大地就发生地陷，殷仲文说：“这是因为圣德深厚，大地无法负载啊！”

梁武帝即位时，有猛虎闯入建康城，大象进入江陵。武帝不悦，觉得这不是好兆头，就询问群臣，没有人敢答言的。王莹说：“过去有‘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’的话，现在陛下受命登基，老虎大象都来庆贺。”这阿谀逢迎之辞，实在令人作呕。

宋徽宗政和初年，宋汝霖出知莱州掖县。当时，户部命提举司购买牛黄，以便供应京城惠民和剂局制药用。使者们催逼得急如星火，州县的老百姓竞相杀牛，寻找牛黄，但一时根本无法满足。为了不缴纳牛黄，人们互相凑钱，用来贿赂官员，祈求减免。而宋汝霖向提举司上疏说：“牛要遇到疫年，才多病（胆结石）生出牛黄。如今长期过太平日子，融和之气充塞天地之间，本县境内的牛一个个膘肥体壮，没有牛黄可以提取。”提举司的使者无法反诘，掖县因此免缴牛黄，全县百姓无不感恩戴德。

明世宗忌讳颇多。当时科举考场出题，必须选择佳话。比如曾以《论语》中的“无为而治”一节和《孟子》中的“我非尧舜之道”两句为题，出题官员都被谴责。世宗怀疑“无为”是说皇上不是有为之君。“我非尧舜”四字，像是诽谤之言。明世宗嘉靖初年，讲官顾鼎臣为皇上讲《孟子·咸丘蒙章》，说到“放勋殒落”（“放勋”是赞美尧的勋业四达，“殒落”是死的意思），侍臣们都大吃一惊，觉得触犯了皇帝。顾鼎臣缓缓说道：“当时尧已经120岁了。”众人方才安心。

明代丹徒人靳贵（卒谥文僖）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。他的续弦夫人，不到30岁就守了寡。后来，有关官员上书请求旌奖她为节妇，此事交付礼部去办理。礼部官员曹郎与靳贵有姻亲关系，因此竭力为她争取。礼部尚书吴山却不同意，说：“凡是义夫节妇，孝子贤孙，亡切旌表，无非是为匹夫匹妇发扬潜德之光，以形成良好的世风。像士大夫，哪个不是节义孝顺的人呢？靳夫人既然生前已经享受了特殊的恩宠荣耀，何必再与匹夫匹妇去争死后的宠幸呢？”不久，吴山去西苑，正好碰上大学士徐阶，徐阶也认为应该封靳夫人为节妇。吴山面色严峻地说：“相公也担心阁夫人会再婚吗？”

徐阶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其实，有时巧话说得不是时候，也会自取其殃。宋王对他的相国唐鞅说：“我杀的人很多，但是臣子却不畏惧我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唐鞅回答说：“您所治罪的，都是坏人，惩处坏人，好人当然不怕。您要让臣子对自己感到害怕，就不要区分好与不好，不断地胡乱给他们治罪，如果这样，臣子们就会对您感到害怕了。”过了没多久，宋王杀了唐鞅。唐鞅这样回答，还不如不回答。

看来，唐鞅是个不会说话的人。

——见《三国志》、《明史》、《魏书》

## 司空马的预言

文信侯吕不韦被驱逐出秦国后，他的亲信司空马到了赵国，赵王让他做代理相国，正在这时，秦国发兵攻打赵国。

司空马劝赵王说：“文信侯在秦国做相国时，是我侍奉他，因为我做过尚书，所以熟悉秦国的情况。现在大王要我任相国之职，我也要熟悉赵国的情况。请让我假设现在秦、赵要交战，我们亲自观察，看看哪一国能取胜。请问赵国与秦国比，哪一个更强大呢？”赵王说：“赵国当然不如秦国。”司空马问：“以民众和秦国比，谁更多？”赵王说：“不如秦国。”司空马又问：“以金钱和粮食比，谁更富有？”赵王说：“赵国不如秦国。”司空马又问：“在国家治理方面，谁更好？”赵王回答说：“赵国不如秦国。”司空马又问：“两国的相国，哪一方更有才能？”赵王说：“不如人家。”司空马又问：“两国的将领，哪一方更勇武？”赵王说：“赵国当然不如秦国。”司空马又问：“两国的法令，哪一方更严明？”赵王说：“不如秦国。”司空马说：“看来赵国在许多方面都赶不上秦国，那么，赵国就快要灭亡了。”赵王说：“您对赵国没有二心，如果能把治国的办法全部告诉我，我愿意接受您的计谋。”司空马说：“大王可以分出赵国一半的土地去贿赂秦国，秦国不动刀枪就得了赵国的一半土地，肯定是十分高兴的。秦国也同样会担心赵国内有守备，外有诸侯救援，所以必然会立刻接受赵国的土地，并且不再进攻赵国。秦国得到半个赵国就会退兵，赵国守住半壁江山还可以存在下去。秦国得了半个赵国，就会更为强盛，山东诸侯各国自然会因为秦国得到了赵国的土地而担心害怕。诸侯们感到处境危险，他们一定恐惧，感到恐惧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。诸侯一旦合纵，事情就成功了。我请求大王结约合纵，如果合纵，虽然赵国在名义上失去了半个赵国，实际上却得到山东六国的支持，有了六国共同抗击秦军，秦国就不值得一击！”

赵王说：“前不久秦国出兵进攻赵国，赵国用河间十二县去贿赂它，结果土地割让了，兵力也衰弱，最后还是避免秦国的入侵。如今又要割让半个赵国去增强秦国的势力，赵国就更没有力量生存下去，只好等待灭亡了，请您换个计策。”司空马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秦国的文书小吏，以后又担任了不大的官职，迄今为止从未带兵打过仗。请允许我替大王带



领全国的赵军去抗击秦国。”赵王不同意，不用他做将领。司空马说：“我献上愚计，大王不采用，这样我就难以侍奉大王了，请让我离去。”

司空马离开赵国，渡过平原津。平原津的县令郭遗前来拜访司空马，问道：“秦兵攻向赵国，听说贵客从赵国来，赵国的情况怎么样呢？”司空马讲了他为赵王献计而赵王不采用的过程，并预言赵国不久就要灭亡。平原令说：“以贵客的高见，赵国什么时候灭亡？”司空马说：“如果赵国以武安君李牧为将，还得一年才能灭亡；如果赵国杀了武安君，不过半年就会灭亡。赵王有个大臣叫韩仓，因为专会拍马奉迎，他与赵王的关系很亲近，他为人又十分嫉妒，对有才能的人和有功之人都加以排斥，如今国家处于危亡之中，赵王一定会听从韩仓的话，武安君一定要被杀死。”

韩仓果然谗毁武安君。赵王命人取代武安君李牧的将军之职。李牧从边防回到国都后，赵王派韩仓数说李牧的罪过说：“有一次将军战胜回来，大王已赐给你一杯酒，你向大王祝寿的时候，手里却拿着一把匕首，所以应该赐死。”武安君李牧说：“我右胳膊有病伸不直，身体虽然很高，胳膊却很短，手挨不到地，这样我怕因失敬而犯罪，所以让工匠做一块木头接在手上。大王如果不信，请让我拿出来看一看。”于是把木头从袖中拿出来，给韩仓看，那块木头的形状很像木槩，用布缠着。李牧又说：“希望您入宫说明此事。”韩仓说：“我接受了大王的命令，赐将军一死，不能赦免，我不敢替您到大王的面前说话。”李牧向北拜了两拜，谢过了赐死之恩，抽出宝剑准备自杀，又说：“做人臣的不能在宫中自杀。”便走过司马门，右手举起宝剑，但因为胳膊短，够不到脖子，于是用口衔着宝剑，对着柱子自杀了。

武安君死后5个月，赵国就灭亡了。平原令以后只要见人就一定为此感叹，他觉得司空马实在有先见之明，又认为司空马被秦国驱逐，不能算作不明智，离开赵国，也不能算作没出息。赵国因为放走了司空马，结果亡国了。赵国之所以灭亡，不是没有贤明的人，而是因为有贤明的人不能被任用。

实际上，在这一时期，得一士而国兴、失一士而国亡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赵国就是因为失去了司空马这样一个人才而走向了彻底的毁灭，但历史的经验并不是被人们所时刻牢记的，嫉贤妒能、听信谗言、喜欢奉迎是人性的弱点，尤其是身居高位以后，这些弱点就更有施展的舞台。所以，某些集团乃至国家的衰亡是永远无法避免的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

## 计之深远

真正地爱护子女，就不能只看眼前的安逸，应当计之深远，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，但要想让人按照这一道理去做，却不是容易的事。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。

赵太后刚刚执掌赵国的政权不久，秦国就发兵攻打赵国，赵国向齐国求援，齐国说：“赵国必须用长安君做人质，我们方能出兵援赵。”长安君是赵太后最宠爱的儿子，所以，赵太后不愿意这样做，大臣们都极力劝谏，太后明白地告诉左右说：“如果再有人来劝说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，我一定要当面唾他。”此时，左师触龙说想见太后，赵太后很生气地等待着。触龙慢慢地走进去，到太后面前自己请罪说：“我的脚有毛病，走不快，以致好久没有来拜望太后您了。我在私下里宽恕自己，但又担心太后的身体也不太好，所以很想来拜见太后。”太后说：“我现在是靠车辇走路。”触龙说：“您每天的饮食没有减少吗？”赵太后说：“我只是喝粥而已。”触龙说：“我近来食欲不振，于是，就去散步，每天行走三四里路，饭量就稍有增加，身体也就舒服一些。”太后说：“我已不能这样做了。”这时，太后的面容稍微有了好转，怒气也消了一些。触龙说：“我有一个不肖的儿子叫舒旗，他年纪尚轻，没有什么本领。但是我已经老了，很爱怜他，我希望让他来做一名宫廷卫士来保卫王宫，我冒着死来向太后说明我的这个意思。”

赵太后说：“好啊，有多大岁数了？”触龙说：“15岁了，年龄虽然小，但我希望在我未死以前，能把他托付给太后。”太后说：“您也疼爱自己的二子吗？”触龙说：“疼爱之情胜过太后您。”太后说：“我也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的。”触龙说：“我私下里以为您爱燕后超过爱长安君。”太后说：“您完全错了，我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。”触龙说：“做父母的疼爱自己的子女，要为他们做长远的打算，当燕后初嫁时，您老人家跟着她，为她远行而悲伤。到后来她出嫁了，您也十分思念她。但到祭祀的时候则祝福她说：‘千万别让她回来’，因为您希望她的国家不要灭亡。这就是为她做长远的打算啊！您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。”太后说：“很对。”触龙说：“现在追溯到三代以前，到赵国的开国时赵烈侯的子孙被封侯的，今天还有人存在吗？”太后说：“没有了。”触龙说：“不但是赵国没有了，其他国家

子孙封侯的，到今天还有继续存在的吗？”太后说：“没有了。”触龙说：“所以说，近者灾祸就降临到这些人的本身，远者则降临到他们的子孙。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？不是的，原因是他们位高而无功，俸禄丰厚而无所事事，所拥有的资财又太多了。现在，您老人家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，把丰腴的土地都封给他，又把国家的许多珍宝送给他，如果现在不让他为国立功，有一天您老人家去世之后，那长安君又怎能自己在赵国立足呢？我认为您没有为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，所以我说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。”

太后说：“您说得真是有道理啊！就听凭您安排使用他吧。”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百辆车子，到齐国去做了人质，接着齐国发兵救赵。赵国贤士子义听到了这一消息后说：“国君的儿子是至亲骨肉，同样也不能依靠无功的尊位和先人的俸禄而守住财宝，更何况做人臣的呢？”

触龙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对象，又是执掌赵国大权的太后，并且已经有许多人劝谏过了，且要对劝谏的人“唾其面”，对触龙也是“盛气而胥之”。所以，触龙如果要想用一般的方法去说服太后是不可能的。触龙说赵太后的过程可分为三步：一是使太后在感情上减少了对触龙的抵触情绪；二是要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太后的身边当侍卫，表明自己爱护子女的态度；三是由此引出太后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的看法，引太后入彀，自然而然地引出了“父母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”的结论，使太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触龙的观点，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。触龙所用的循序渐进的劝谏方法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高明的。

——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



## 华而不实

黄歇曾成功地为楚国游说了秦王，被楚王封侯，号称门客三千，是著名的“战国四君”之一。且看他对秦王的一次游说。

楚襄王二十年，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西陵，另一支军队攻破了郢、夷陵，烧毁楚王祖先的坟墓，楚王被迫迁都到东北部，并在陈地设下了一道防线。楚国从此衰败下来，不被秦国放在眼里。这时，白起又率兵前来进攻楚国，楚国的形势十分危机。

楚国有个叫黄歇的人，多年游学在外，见识广博，襄王认为他是能言善辩的人，因此派他出使秦国。黄歇到了秦国，劝说秦昭王道：“天下已经没有比秦国和楚国更强大的国家了，现在听说大王打算进攻楚国，这实在是失算之举，这就好像二虎相斗，结果让狗、马一类的小畜牲得到了好处，因此不如与楚国和好。为什么呢？请允许我讲明这个道理。

“我听说：‘事物一旦发展到顶点，就要走向反面，比如冬夏的循环就是这样；东西到了最高点，形势就很危险，比如堆积棋子就是这样。’如今秦国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，再加上有两个边陲，这是自从有国家以来，从未有过之事。即使是万乘之国的土地，也不曾有这么大。可是自从文王、庄王以至于大王三代，竟不能把地界扩展到齐国，从根本上去割断东方诸国的联系，组织合纵联盟。如今大王三次派盛桥到韩国去帮助驻守，盛桥又迫使燕国顺从，这样大王不用派兵，不用施加威力就得到了百里之地，足见大王是极有才能的。大王又发兵攻打魏国，堵住魏都大梁与各国的通道，并占领了河内，攻下南燕、酸枣、虚、桃人等地。楚国和燕国的军队，像猫见老鼠一样不敢较量，大王的功绩也够多的了。大王又用两年的时间休整军队，然后重新发兵，又夺取了蒲、衍、首垣，进逼仁、平丘、小黄、婴城等地，迫使魏国降服。大王又割取蒲、磨以北的土地，使之划归燕国，这样一来，就切断了齐、燕的联系，控制了楚、魏的交通要道。天下诸侯因此而惊恐万分，不敢相互救援，大王的威力可算强大了。大王如能慎重地保持已经取得的功绩，守住已有的威势，收敛起攻伐之心，广大仁义之道，使自己的国家没有后顾之忧，那么三王就不愁没有第四个，五霸也不愁没有第六个。

“但是，如果仗着人口众多，凭着强大的军队，乘着击败魏国的威势，想以武力使天下的诸侯屈服，我恐怕大王还是有后患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没有人不能善始，却很少有人能够善终。’《易经》上说：‘狐狸过河却把尾巴弄湿了。’这是说开头容易而结尾却是难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过去，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好处，却不知道有葬身异地的大祸。吴王夫差只看到攻打齐国的便宜，却不知道在干遂会被越国打败。这两个国家，并不是没有建过大功，因为他们贪图眼前的利益，而不顾以后的祸患。吴王因为相信了越国，所以才攻打齐国，已经在艾陵战胜齐兵，没想到回来时在三江之滨被越王勾践杀死。智氏相信韩、魏两国，就去攻打赵国，围城数年，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。没料到韩、魏反叛，在凿台上杀死智伯瑶。现在，大王担心楚国不破，却不想灭亡了楚国反而会加强了韩、魏，我替大王考虑，这是不可取的做法。

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即使脚步迈得再大，远方也不易跋涉。’由此看来，楚国才是真正的友邦，而您的邻国才是真正的敌人。《诗经》上还说：“别人有坏心，我能够猜测出了，狡兔跑得再快，有时也会被狗捕获。如今，大王在半途上竟相信韩国和魏国与您亲善，这正好像吴王相信越王一样。我听说：‘对于敌人，不可轻视；对于时机，不可丧失。’我担心韩、魏虽然言辞谦卑，实际上是想利用秦国。从何而知呢？大王不但历来无恩德于韩国和魏国，而且有几世的怨仇。韩国和魏国的父子兄弟接连被秦国害死，至今已历百年了。国家受到残害，社稷被破坏，宗庙遭焚毁，百姓被剖腹，脸面被砍开，暴骨荒野，在国境上触目皆是。父子老弱，被绑着一个挨着一个走在路上，鬼神都没人供奉，使老百姓流离失所，家族失散，逃亡在外给人做奴隶，这种情形极为普遍。因此，只要韩国和魏国不灭亡，就是秦国的仇敌。现在大王进攻楚国，岂不是失策了吗？

“况且大王进攻楚国那天，要从哪里出兵？大王将要向您的仇敌韩国和魏国借路吗？可以想见，兵出之日，就是大王担心军队无法返回之时了。这样，大王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军队帮助仇敌和魏国了。大王向两国借路，必定要攻打随阳和右壤。这些地方都是广阔的沼泽和山川，再不就是山林深谷这样一些不毛之地，即使得到了这些地方，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土地。这样大王就有了毁灭楚国的恶名声，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惠。况且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，韩国、魏国、齐国和赵国四国必定会全部起兵对抗大王。秦楚交战，无暇他顾，魏国就会出兵攻打胡陵、萧、相等地，秦国原先占领宋国的土地就必然要丢失。齐国人派兵向南进攻，泗水以北必被占领。而这些地方都是平原，交通四通八达，土地肥沃，而大王却偏偏让他们攻占。大王即使攻破了楚国，实际上是给韩、魏以好处，并增强了齐国。韩、魏强大了，就可以对抗秦国了。齐国南边以泗水为界，东面背着海，北面

靠着黄河，就不会有后患了。这样一来，在天下的诸侯中，就没有哪个比齐国更强大的了。齐、魏两国得到土地，进而保存实力，再认真地教导属吏，修明政治，不到一年，即使不能成为帝王，然而要想禁止大王称帝，却是绰绰有余的了。

“以大王土地之广大，百姓之众多，军队之强大，偏要出战就会与楚国结怨，反倒让韩、魏把帝号重新交给齐国，这实在是大王失策了。为大王考虑，不如与楚国友善，只要秦、楚合而为一，以进逼韩国，韩国必定会顺从大王。大王以山东险要地形为屏障，拥有河曲之利，韩国就会成为秦国在关中的侯吏，大王再以 10 万大军屯驻郑地，魏国必定会感到十分害怕，许邑、婴城、召陵等地，都不敢与魏国往来，这样一来，魏国也就成为秦国在关内的侯吏了。关东两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就都与齐国接壤了，这样，大王安取得齐国西部的土地，就易如反掌。这样大王的土地，从西海直达东海，中间则割断天下。这样一来，燕、赵得不到齐、楚的援助，齐、楚得不到燕、赵的支持。如果能够这样，再接着以危亡威胁燕、赵两国，并进而胁迫齐、楚两国，这四国用不着秦国的进攻就会降服了。”

黄歇的这一番论述真可谓纵横捭阖、气魄宏大而又娓娓动听。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实践证明，他的这一番论证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。由此看来，越是动听的计谋，恐怕越要审慎地对待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



## 惊弓之鸟

因为魏加的一个比喻，临武君没能领兵抗秦，是不是因此免去了一场失败，谁也难以下结论，但“惊弓之鸟”的故事却因此流传下来，其中深刻的道理也因此广为人知。

诸侯联合抗秦，赵国派魏加去见楚国的春申君说：“您是否确定主将了呢？”春申君说：“确定了，我打算派临武君为主将。”魏加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射箭，我想用射箭的事打个比方，可以吗？”春申君说：“可以。”魏加说：“从前，更赢和魏王来到一个高台下面，抬头看见了一只飞鸟。更赢对魏王说：‘我为大王拉开弓，虚发一箭，就能使鸟掉下来。’魏王说：‘您的射技能达到这样出神入化的境界吗？’更赢说：‘能。’过了一会儿，那只雁从东方飞过来，更赢拉响了弓弦，那只雁真的落了下来。魏王说：‘看来，您的射技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啊！’更赢说：‘并不是我的射技高明，因为，这是一只受过伤的雁。’魏王说：‘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’更赢说：‘它飞得缓慢，而叫声凄厉。飞得缓慢，是因为旧伤尚未痊愈；叫声凄厉，是因为长久离群。旧伤还未复原，惊恐的心理还未消除，听到弓弦响，就十分吃惊，吃惊就急速往高处飞，以求躲避，结果因用力过猛而撕裂了旧伤口，就掉下来了！’如今，临武君这个人，曾经被秦军击败过，就犹如这只‘惊弓之鸟’，所以不能让他带领将士对抗秦兵。”

春秋战国时期，策士、辩士喜欢用寓言、故事来说明问题，这种方法经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魏加以这种方式说服了春申君，足以证明比喻的力量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